

帝王初成，将相隐退。  
雷霆雨露，皆为恩宠。

# 凤骨

下

尤四姐  
FENG SUI  
XIA

著

情之一事，食髓知味。  
她不经意的温情和爱意让他心甘情愿地予取予求。  
可当权力与情爱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时，  
他是否依然可以期盼她的真心？

古言大神尤四姐出道五年集大成之作！  
同名影视剧即将推出！



下  
FENG SUI XIA ● 尤西娅 著

# 凤骨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凤髓(下)/尤四姐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594-0109-0

I. ①凤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7364号

书 名 凤髓(下)

---

著 者 尤四姐

责任编辑 姚 丽

策划编辑 刘芬兰

统筹编辑 刘淑花 邹学欢

装帧设计 田星宇

封面绘者 君 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90千字
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109-0

定 价 28.00元

---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。 目 录 | 。

## 第一章 / 001

中宫相许情谊长  
天子东厢传敬王

## 第六章 / 147

归皇权君臣交心  
年轮转万物皆新

## 第十一章 / 028

风雪夜归身染疾  
温炉煮药宣太医

## 第十二章 / 169

母子离心恩情冷  
相权皇权终一统

## 第十三章 / 058

分歧路旧友离心  
困后宫皇后独行

## 第十八章 / 196

风云变色波澜起  
杀伐决断大业成

## 第四章 / 090

风雪前行多歧路  
自古帝王当独行

## 第九章 / 227

踽踽春夜寒风起  
独行披衣觉露滋

## 第五章 / 119

前朝设计回六玺  
归来暖衾幸聂卿

## 第十章 / 260

愿共君同享天下  
愿与卿同醉千秋

## 番外 / 272

那些关于未来的  
美好



第一章

中宫相许情谊长

天子东厢传敬五

龙生九子，各有不同，这位敬王源表和其他兄弟比起来，最大的区别就是老实。世上万事，必须讲究个度，如果老实得太过了，人就显得庸碌，所以原本应当由他嗣位的江山，最后落到了先帝手里。

文皇帝这一生共养了七个儿子，最先的太子源述是姜皇后所出，既是嫡又是长，文帝很疼爱他，传位几乎是毫无悬念的。可惜这位太子福薄，十六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死了，文帝很伤心，之后五年没有再册立太子。太子位空悬日久，各方都开始猜测，究竟谁会是下一任储君。那六位皇子一一排下来，结果只有敬王源表符合硬性要求。

历代帝王选择继承者，都遵循“立嫡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”的原则。太子述薨后，行二的源表就成为诸子中最年长的，且他的生母谢夫人出身世家，尊贵非比寻常，如果他那时候机灵一点儿，这皇位基本就没先帝什么事了。

源表木讷，人人皆知，他的老实从每一个毛孔里散发出来，读书、骑射，甚至政治见解，没有一处合乎帝王治世的标准。如果这些还不足以导致他和储君之位失之交臂，那么他成婚五年没有子嗣，可能这就是文帝迟迟不肯册立他的症结所在。扶微后来曾听过一个传闻，说有一次文帝染病，谢夫人侍疾时哭闹不休，请主上立表为太子。结果文帝大怒，拍案道“后继无人，何以立

国”，狠狠斥责了谢夫人。所以在这点上源表就不及行三的先帝聪明，不管怎么样先将储君之位弄到手，儿子可以慢慢生，地位确立是不等人的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

扶微对这位源表皇叔的印象不是太深，但既然进宫来了，也需慎重接待他。她的金根车很快返回禁中，因敬王是族亲，已经被引到路寝东厢等待召见。她在帐幄中落座，便令侍中传他，他穿着公服迈着方步入内，毕恭毕敬地向上行礼，微胖的身躯，看上去笨重迟钝：“臣敬，恭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扶微忙起身相扶：“皇叔不必多礼，咱们叔侄多年未见，皇叔别来无恙？”

“谢陛下垂询，臣长久隅居封地，心中虽记挂陛下，亦无法入京来。今次趁着陛下大喜，特进宫看望陛下……”他含笑抬起眼来，温和地打量了少帝一眼，复又垂首，颇有些感怀地长叹，“陛下如今成人了，文韬武略、治国有方，先帝得见，何等慰怀！”

怎么说呢，毕竟是血亲，如果没有太尖锐的利益冲突，彼此间还是可以和睦相处的。敬王忠厚老实，扶微暂且感觉不到威胁，因此面对这位皇叔时，倒也十分坦然。

她比手请他入座，又寒暄了几句，问今次王妃与世子是否一同进京来了。敬王道是，一面羞惭道：“先头王妃薨后，臣便封藩入了蜀地，现在的王妃自嫁与臣起，便没有见识过京城的繁华。世子更是，黄口小儿，整日念着要上御城看骆驼。臣就打了他一顿，京城又不是西域不毛之地，哪里来的骆驼让他看！”

扶微闻言轻笑：“皇叔过于严苛了，原就应当让世子出蜀看看，将来还要报效朝廷呢。世子今年多大？”

敬王道：“七岁了，前两天刚掉了门牙，这模样也不敢领他来拜见陛下。”

要说这位皇叔，老天实在很不眷顾他，头一位王妃善妒，他根本不敢随意召御婢过夜，王妃自己又一直没有生育，弄得众人都以为敬王不行。后来王妃没了，他的苦日子才算到头。重新娶了一位，这位贤惠，亲自为他张罗了几房小妾，然后敬王就如老树开花，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。除了已立的世子外，另还有三子两女，堪称奇迹。其实源氏诸王除先帝外，子嗣并不单薄，结果最后传继宗祧的竟是她，实在是造化弄人。

不过同他说话，有种平实而家常的味道。

敬王的谈吐不像其他王侯，他不会用华丽的辞藻来描述他的用心，和他交谈不必费太多心思，这点倒很不错。

扶微应景地同他虚聊了几句素未谋面的堂弟们，然后把重心移到了他此次进宫的用意上。

敬王侃侃而谈：“自孝宗落地大乱后起，许多史料与典籍遗散民间，臣曾入兰台查阅，阁中藏书三万卷，大大不及光帝时期。臣是无用之人，一生喜好读书，自入蜀起便收集流落各地的书籍，且对赤轴青纸、文字古拙之书加以整理，历时十年，如今已达两万余册。此番入京来，便是为向陛下献书的。”他舔唇一笑，又道，“陛下幼时可尝听过雁形阵、玄襄阵、却月阵？这些作战阵法几近失传，现臣将兵书如数筹集成册，已经运至白虎观内，由儒生们查点。只要陛下恩准，便送入兰台，以充馆库。”

扶微听后大觉惊讶：“皇叔凭一己之力寻回两万余册？”顿时欢喜起来，趋身道，“这事朕早就想办了，只因分身乏术，抽不出空闲。今有皇叔为朕分忧，朕深感欣慰，皇叔辛苦了。”

敬王笑得憨厚，摆手道：“上谬赞，臣无治国之略、安邦之才，唯有这种小事，是臣尚且力所能及的……”

“不不不，皇叔此举利在千秋，这些书籍可传世，绝不比治国安邦逊色半分。”她接了煌门送来的兵书翻看，一面看，一面欣喜拍膝，对这些孤本赞不绝口。

敬王面上却没有喜色，他依旧端正跪坐着，犹豫了再三，似乎有些欲言又止。

扶微察觉了，放下简牍辨他神色：“皇叔可是有话与朕说？”

敬王长长“呃”了一声，谨小慎微惯了的人，要他把大事说圆融了，需要耗费不少脑力。他对少帝觑了又觑，半晌才道：“臣在半月前接塞曹掾史奏报，称在臣所辖蜀地边界拦截了一支军队，人员数百，车辇六十，所运皆是甲冑兵器。兵曹以为是朝廷发派的配给，本没有放在心上，然索要凭证，不能提供，扣押至四更时分竟欲潜逃，才惊觉事态不妙，匆匆禀至臣官署。臣令严查，查出来的结果亦不佳……”他从袖笼中抽出卷牍，交由煌门呈送上去，然后便不再说话了。

扶微蹙眉审视他，打开那幅卷轴看，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细读，结果确实如他所说的一样，十分不佳。

她按捺住了，将竹简卷起放在一旁：“兵是荆兵，兵器甲冑由燕氏出资，从顾川运经蜀境，再入荆王封地……”

敬王站起身，对掖起广袖向少帝长揖：“回禀陛下，臣唯恐有错漏，再三再四审问，结果正如奏牍上所陈，绝无半点出入。臣不敢欺君，又恐奏疏命人传送入京……未必能够到陛下手中，故此次以运书为名面见陛下，亲自向陛下回禀实情，还请陛下圣裁。”

扶微的脑子里嗡嗡作响，这事太蹊跷了，捏造燕氏与荆王勾结，本是她用以挟制丞相的手段。就连上次匿名的陈条也是她安排的，结果现在居然弄假成真，实在费思量。

大规模私造兵器，不是小事，无兵权者涉兵事，更是获罪满门的罪过。看来有人按捺不住，开始借机对付丞相了。这人会是谁？荆王是绝无可能的，便是要拉拢丞相，也没有先将自己置于砧板上的道理。说实话，这案子一出，对她倒是极有利的，只要将计就计，便可一箭三雕。但她不能这么做，否则便对不起今天的满腔爱意和含情脉脉。

怎么处置呢……她在重席上慢慢踱步，帐幄边角垂挂的珠玉看上去都失了颜色。彻查下去，他难以抽身，不查又白放过对付荆王的大好时机。思来想去，何不将到手的买卖先做了，余下的燕氏，容易处置。

“荆王此次可入京？”她偏头问斛律。

斛律普照道：“只遣了郡国丞相代为敬贺，荆王本人并未抵京。”

“虎贲中郎将霍鼎、关都尉司马期，这两人七月间奉丞相之命入荆国阅军，发回来的奏疏上说什么？荆地一切如常，请上放心。结果呢？区区三个月而已，成批的兵器从中原最大的铁矿运抵荆国，如何？这是要造反啊！”

说到最后她勃然大怒，将漆几上的摆设统统扫了下去。博山炉里原本还燃着香，经这样一通变故后撒出来落在毛毡上，燃烧的香塔将毡子烫出了大片的焦黄。御前侍候的中煌门心下惧怕，又不敢上前收拾，俱怔忡望向煌门令。建业唯恐起火，忙暗暗打手势，命他们将整块毡毯都卷了出去。

天子震怒如山岳崩，敬王也惶惶的，揖着手结结巴巴道：“请陛……陛下息怒，臣所查之事不过是那些兵卒的片面之言，究竟如何，还……还……”

她没有听他说完，扬声传令宣霍鼎和司马期，一手又指向廷尉署的方向：“将廷尉丞给朕叫来。”

大殷的官署都在内城中，所以传唤官员十分便捷。霍鼎和司马期很快便到了，看着满地狼藉心中狂跳，对看了一眼向上行参礼：“陛下……”

“陛下个屁！”少帝截断了他们的话，面色阴沉，眼神如寒冬里的冰凌，“当初丞相指派你们入荆地查访，朕因素知你们恪尽职守便应允了，没想到你们如此敷衍了事！言之凿凿一切如常，三个月后竟被打了嘴，朕请问二位臣工，如何对得起朕之信任，丞相之重托？”

那两名武将还是一脸茫然的模样，在少帝的怒火中着了慌，愈发理不清头绪，只是手足无措着：“臣等愚钝，请上明示。”

魏时行看完简牍，双手承托着敬献上去，少帝皱眉接过来，一脸鄙弃地将卷轴朝他们砸了过去：“自己看吧，看看你们还有何脸面，在这朝中为官！”

那两名武将查看的当口，魏时行拱手询问少帝：“陛下如今作何想？臣以为单凭那些兵卒的供词，尚不足为证。”

她移开了视线：“朕知道，荆王是朕的皇叔，燕氏乃百年望族，两者皆不可随意定罪。卿来前朕斟酌过，若无十足的证据，朕难以向朝野交代。”她咬着唇想了想道，“你入蜀地一趟，这事势必要动用廷尉署，朕对这两个行尸之人已经不抱希望，你带人去彻查，务必将此事查清。”

魏时行心下疑惑，还是拱手领命：“诺。”

一旁的霍鼎与司马期总算闹明白了事情原委，少帝一句“行尸之人”，把他们羞得无地自容。他们身着甲胄，不能行跪礼，只得尽量躬下腰身：“请陛下容臣等将功折罪，臣等愿助魏丞协查此案，待结案之后，再任由陛下处置。”

扶微“哼”了声，不予作答。虎贲中郎将、关都尉都是军中要职，她想令亲信接替，正愁找不着机会，眼下是送到手上来了。不过碍于没有铁证，草草发落只会自毁威仪。况且她还未正式亲政，此刻若是做过了，引得人人自危就不好了。

她长出一口气，垂眼道：“廷尉署办案，自有他们的章程，两位臣工不便相随，以免瓜田李下难以自证。真相未大白之前，交了手上差事，回府静候。此事朕会与丞相言明，届时如何处置，听丞相的意思吧。”

两位武将垂头丧气，不管以前如何轻视少帝，说到底皇帝就是皇帝。如果她铁了心要办他们，任谁都没有胆量反对她。

少帝随意摆了摆手，马上进来两列禁卫，将人押了下去。她又看了眼局促不安的敬王，换了个笑脸道：“皇叔此次入京立了大功，一为那些存世的典籍，二为荆王僭越，这两件事朕都记在心里了。”

见识了雷霆震怒，眼下和风细雨地说话，分外令人受宠若惊。敬王拱手不迭：“臣不过尽人臣本分，不敢居功。”复寒暄两句，识相地退出了路寝。

空荡荡的殿宇里，只剩少帝和魏时行两人，魏时行唤了声陛下：“臣以为

此事大大地不寻常，早前上也与臣等商议过，其中真相如何，上是知道的。现如今竟真的出了这种事，未免也太巧合了。不过上若能当机立断，倒不失为扳倒丞相的一个好机会。他虽不在燕氏族中，但血脉相连，怎能撇清关系？即便不能令他伏诛，他亦再不能在相位上坐下去了。如今正值陛下亲政的当口，只要他遭弹劾，这政不归也得归，陛下以为如何？”

在今天之前，她的确是一门心思想与他一较高下的。她是他的学生，与恩师斗法有别样的刺激性，若能胜，足可以震慑朝野。然而情况一直在改变，她不能为了自己的大权，就此毁了他。他那么骄傲的人，当真一无所有了，怎么活得下去？其实她也艰难，一面是大业，一面是爱情。她以前可以一往无前，但从他亲她的那一刻起，她觉得自己的心开始融化，就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样，想周全自己所爱的人，即便吃些亏，受些委屈，也都认了。

她负手站在夕阳余晖里，晚风穿过琉璃窗，拂起她垂落的发。她握紧手里把玩的玉玦，缺口狠狠压在掌心，钝钝生痛。她闭了闭眼：“魏卿，此举荆王是必定要拿下的，但燕氏……不要牵扯进去为好。”

魏时行有些失望：“上是打算放弃了？”

她沉思了良久：“朕羽翼未丰，这是实情，如果此时急进，恐怕其后会朝纲大乱。你可想过，幕后推手是谁？此举又是出于何种目的？”

魏时行也是一片茫然：“陛下的忧心不无道理，但错过了大好时机，实在可惜……上欲保丞相乎？”

是啊，确实想保他，过去他虽然强势，到底为她撑起了一片天。现在到了她回报的时候了，拿住一次机会便置他于死地，这样也太过不近人情了。

魏时行没有等到少帝的回答，知道她心意已决，再劝诫也没用，行个礼便退了出来。

出得那金碧辉煌的大殿，恰逢一缕晚霞照在廊上。他在霞光映照的便道中缓行，才过拐角，迎面遇上一位盛装的佳人。佳人穿深衣，红黑相间的领缘袖缘饰以朱裹的革带，所行之处两腋卫士皆背身而立……他顿时一惊，忙垂首退

到一旁，匆促地转过了身。

落霞中一切都是寂静的，只听见皇后鞋履走过中路时，发出细细的一点声响。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无论如何都与少帝一样，是不容忽视的存在，所以当皇后经过身后时，委实令人惊惧。原以为皇后为少帝而来，错身而过便罢了，可是那脚步声却停下来，停在他视线看不见的地方。

“这位是廷尉丞吗？”

魏时行又是一惊，愈发低下头道是：“臣魏时行，恭请皇后长乐无极。”

皇后“嗯”了声：“予先前听说敬王谒见，带了个不太好的消息，可是？”

魏时行蹙眉，御前的事这么快便传到皇后耳朵里，不愧是丞相的养女。所谓明人面前不需说暗话，现在敷衍也来不及了，便又应了个是：“蜀地扣押路过军队，截获兵器甲冑若干。”

皇后对一切早就了如指掌，只是询问：“上欲如何处置？”

魏时行虽不满后宫干政，但又碍于对方的身份，不得不应答道，“陛下令臣彻查，究竟如何，还待与丞相商议。”

皇后没有再说什么，略站了下便移步往路寝去，方走了两步又顿下，微微回过身道：“上一时不忍，未见得一世不忍，魏丞切记，果真‘彻查’才好。”

魏时行愕然，眼尾瞥见那袍裾翩翩，没有待他回话，人已经走远了。

皇后进门时，殿里的谒者刚把散落满地的东西打扫出去，两个侍御跪在地上，拿帕子蘸了水使劲擦地板缝隙里的墨汁，见那双青舄踏进门槛，立刻倒退着爬到两旁，深深稽首下去，向皇后行礼。

“上不悦？”皇后探了探头，“怎么满脸愤恨呢？”

扶微整整脸色说没有，瞥了他一眼道：“这时候不是正该进暮食吗，皇后怎么来了？”

皇后裹着袖子一笑：“臣……妾就是来陪陛下一道用膳的，陛下常年一个

人孤零零的，吃饭也吃得不香甜吧？”

能不能让他回长秋宫去，别老在她眼前晃悠呢？扶微虽然不讨厌他，但也无意将这种原本简单的关系搞得复杂化。丞相派他来是解燃眉之急的，现在弄得她反而要花精力应付他，那就适得其反了。

可是今天毕竟是新婚第二天，无论喜不喜欢，都要装出和睦的样子做给别人看。

她勉强扮了个笑脸：“皇后有心了，那就传暮食吧……”

“陛下不入长秋宫吗？说好了要在长秋宫过夜的。”皇后有点不高兴，点了口脂的樱桃小嘴嘟起来，少帝看一眼便吓得转移了视线。

她一直担心，担心灵均这么抛头露面，会不会引得别人怀疑。冷眼打量了半晌，似乎也还好，他那袅袅娜娜的身姿，看不出多大端倪来。幸亏年轻，十四岁的姑娘像个大姑娘了，十四岁的男孩子，却总有股青涩的味道，不及女孩显得老成。

他邀她去长秋宫，她心里不大愿意，大婚之夜做戏是无可奈何，现在能免还是免了为好。况且她和丞相已经算定下了，她是有人家的人了，再和灵均牵扯不清，对丞相不好交代。

她理了理袖子道：“今夜就不过去了，政事太多，实在心力交瘁。”

皇后怅然“哦”了声：“这才第二日呢，就色衰而爱弛了吗？上切不可如此啊，政务要办，除了政务，过日子也很要紧。妾初入宫闱，能够倚靠的只有上，上别将我一个人丢在冷冷的深宫里，你不去长秋宫，我便来小寝陪你，如何？”

扶微恍惚想起头一次接他入宫时的情景，骀车就停在路寝外的场地上，四面不着边，让他体会一下宫里的炎凉。那时候他说得可好了，什么都忍得，冬至之后闭门再不见人……也罢，冬至还未到，再忍上两天吧。

她大袖一挥，命人排膳，东厢里都准备好了，两个人的食案各归各，其实无所谓陪不陪。

“陛下今日去丞相府了？”灵均放下碗箸问。

扶微随意“嗯”了声：“丞相身上不好，我正好有事要请教他，便去府里探望了。”

“长主操之过急了，若想回朔方，什么时候不成，偏要这么匆忙。不过这两日京中会集了各方诸侯与使节，早点走了也好。”他抬起眼来对她一笑，“相国必定也是这样的意思吧？”

灵均出自丞相门下，天大的秘密他都已经参与了，零零碎碎的事情即便他过问，她也不忌讳。只不过太过具体的细节，还是不大希望他知情，只道：“我与丞相都商量妥当了，后面怎么料理自有分寸。”

小皇后又是一脸怨怼的模样：“果真是‘商量妥当’了，臣都知道的。臣在想，是不是应当恭喜陛下如愿以偿。”

扶微讶然看过去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明明一切都背着人，当时也没有第二个人在场，消息如何就传到他耳朵里去了？她隐隐有些愤怒，御前的事这么容易就传出去，看来是该好好整顿了。他也有罪，蓄意窥伺天子，如果真是皇后，地位便摇摇欲坠了。

“你听说过长门宫吗？”她笑了笑，“皇后也想学陈阿娇？”

灵均微微怔了下：“上从相府出来可是满面春风？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臣记得每回陛下离开，不是一脸沮丧，就是一脸怒容，既然这回大不一样，可见对臣来说不是什么好事。上不能不讲道理，臣是皇后，多少总有些关心上，上竟要我不闻不问，还要把我打入冷宫……难道忘了昨日的结发之谊吗？”

这世上说她不讲道理的，他还是头一个。扶微郁郁地看着他：“什么时候结发了，你别胡说！”

他继续强辩：“反正共牢而食，礼成了。”

这是找了个用来吵架的人吗？她磨着牙道：“皇后，别以为以吃醋为幌子，我就不怪罪你。”

“所以陛下要让我成为聂阿娇，我知道。”

新婚第二天就闹到底不太好。她扶着额头平息了下才道：“我只要长秋宫

里有人住着就行，你若是不听话，我可以禁你的足，所以不要惹我生气。”复压下声来，以袖掩口道，“请君记住我们之间的关系，那日我曾同君说得清清楚楚，君也认可的。现在反悔，我就难免要怀疑君的人品了。”

灵均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来：“若臣没有喜欢上陛下，人品一定靠得住。”

扶微觉得莫名其妙：“你喜欢我什么？仅靠为数不多的几次照面吗？”

皇后开始回忆当初，半仰着头，眉目间漾起了艳羡的神色：“臣还记得，陛下那次为上官侍中的事驾临月半里……凤尾森森，陛下脚踏清风而来，臣远远看见你，那时就想，这人如果待我有半分真心，我便死而无憾了。后来臣与陛下成婚，爬了那么高的丹陛才入大殿，陛下就在毯道那头等着臣，你知道臣心中多感动吗。”他感慨地摇头，“若得不到，便不会肖想，现在这境地，不动心很难。”

十四岁的孩子，和谁拜了堂，仿佛一辈子绑定了一样。扶微还是那句话：“你还小，不懂得什么是爱情。等将来你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就会发现这种玩笑式的婚姻，根本算不得什么。”

皇后听了这话便不再说话了，两手压在膝头上，等煌门将食案收走了，他还是定定的，一动不动。

扶微看他这模样有些迟疑：“怎么了？我说这话你不喜欢听？”

“再过几年……等我到十七岁，甚至弱冠，如果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你可以考虑我吗？”

一个了不起的帝王，不应该总纠缠于那些儿女情长，她现在满脑子在想荆王的事，根本没兴致同他议论那些。恰巧建业传话进来，说上官侍中回宫复命，她急于询问结果，便没有理会他的话，起身道：“我暂且有事要办，皇后入小寝，先安置吧。”也没待他答应，匆匆出去了。

“不会……”皇后怅然，自问自答着，“哪怕我活到一百岁，不会就是不会。”他站起身，绕膝的曲裾行动真是很不方便。他蹙眉牵扯，朝外看了一

眼，上官照，一个比他更悲剧的存在。女帝身边的男人，要么不动情，动情便是一脚踩进了阎王殿。

在刀尖上行走的爱情，能不能得以善终要看造化，他这个皇后的前景不容乐观，就像她说的，哪天不需要了，恐怕他就得薨了。

那厢扶微回到路寝传见了上官照，殿里已经燃起了灯，冬天的烛火都是寒冷的，他向她长长一揖：“回陛下，长主的车辇申时已经上路了。”

“翁主呢？最后可随长主一同离京？”

上官照道：“没有，臣极力游说，长主原先是不答应的，后因天寒地冻，怜翁主冷得厉害，才不得不应允。如今翁主在臣府中，臣听陛下吩咐，若陛下觉得当进宫，臣明早便将翁主送入禁中。”

这不正是她所期盼的吗，留下盖翁主以作人质，他做到了，可她的眼神里满是探究，看他的样子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

“上……”见她不答，上官照有些忐忑。

她轻轻抬了下广袖：“问翁主的意思吧，看她是愿留在侯府，还是愿意入禁中来。”见上官照暗暗松了口气，复又添了一句，“我在好奇，君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理由，才劝得长主留下盖翁主的。”

上官照惶然抬起了眼，她一向喜欢直呼他的名字，这次竟用了“君”字，委实让他心头一阵狂跳。她毕竟不是寻常的女孩子，帝王之心不可揣测，前一刻是如此这般，后一刻便这般如此了。

他噤了噤：“上怀疑臣吗？”

她面无表情，过了一会儿才浮起个笑来：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”

然而究竟是否怀疑，他心里知道。他有些倔强地望向她，眼神悲凉：“臣请命，跟随长主车辇……”

她说：“不必，你还是留于京城吧，朕这里也少不了你。”

这就是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好友，嫌隙这种东西是不可起头的，一旦